

二〇〇四台灣淨土藝術創作展

◆ 陳清香

由中華慧炬佛學會與逢甲大學人文社會學院共同主辦的「二〇〇四台灣淨土藝術創作展」，於十月十一日至十一月八日假台中逢甲藝術中心登場。台中結束之後，緊接著所有展品又將運至台北文山教育基金會展出，展期自十一月十四日至十一月廿七日結束。展品計有涂炳榔、江逸子、吳永猛、李毅摩、劉耕谷、邱忠均、杜忠誥、施並錫、紀子亮、石博進、李蕭錕、釋法林、徐畢華、連寶猜、李秉圭、謝毓文、黃映蒲、葉佳讓、王秀杞、詹文魁、嚴明慧、林隆達、吳仁華等大師的四〇件作品。其創作形式，包括彩墨畫、水墨畫、膠彩畫、油畫、書法、寫經、祖師法語版畫、木刻、石雕、塑像、瓷刻、數位藝術等。

回憶十多年前，民國七十九年起連續三年，筆者曾經為林隆達主持的台北京華藝術中心籌備了三屆的當代佛藝創作展，為佛教藝術開啓了創作新風氣。今年的展覽，正是接續那中斷了十二年的佛藝創作展，而今年又增添新的表現形式，且又選集固定的展示主題，不同於前者。

今年的展示主題，選定「淨土藝術」。追溯古代傳統的淨土藝術，以西方三聖像與淨土變相（極樂世界圖）為主軸。就淨土變相而言，唐代的善導大師提倡念佛修持之外，也勸人畫造淨土變相。大師一生曾經創作了三百多幅淨土變相，念佛時每一聲佛號，口中便出現一佛光。宋代尚有以此事蹟為題，畫善導大師法像，畫跡流傳在世。歷代淨土變相多以表現在石窟或寺院的牆壁上，是為壁畫，或表現在絹布、棉紙上，是為捲軸畫，均以勾勒勻整的線條，畫莊嚴整秩的佛菩薩像。無論法像的勾勒，蓮池景物的布局或畫面的敷色暈染，均展現了左右對稱、色彩豐富、構圖嚴謹的繪畫風格。

此次參展的作品之中，涂炳榔、紀子亮、釋法林等人均承襲了此種傳統精密細緻的工筆畫風格。涂炳榔的作品「西方極樂世界」與「雲來集」二圖，藉阿彌陀佛聖眾菩薩及伎樂天人的豐富色彩，來描繪歌舞昇平、歡愉和樂的景象。此畫雖曾經展示，但那圓滿的法相容顏、流暢的衣紋線條等，依然鮮豔亮麗，引人注目。紀子亮的作品是第一次公開展出，紀氏精心傑作「來迎圖」，採斜角邊構圖法，一明一暗，一繁一簡，虛實互見，以較深沈的底色，襯托出左上角明亮的聖眾菩薩，垂手迎接，無數的伎樂天人手持不同樂器乘坐雲端，十分莊嚴富麗。此畫費時半年，心無旁騖，全力畫作，是發最虔誠恭敬的願心，才有此成果。釋法林的「淨土」，以阿彌陀佛及八大菩薩為主軸。八大菩薩是依唐不空三藏所譯《八大菩薩曼荼羅經》所載的觀世音菩薩、彌勒（慈氏）菩薩、虛空藏菩薩、普賢菩薩、金剛手菩薩、妙吉祥（文殊）菩薩、除蓋障菩薩、地藏菩薩。諸菩薩各代表所發的各種不同的利樂眾生的願行。阿彌陀佛身著朱衣，代表四十八種願行，最為慈悲廣大。其他如觀世音的尋聲救苦，普賢菩薩的十大願王，妙吉祥的智慧第一，地藏菩薩的誓度盡地獄眾生，方成佛道等。面對這些諸佛菩薩，除了可攝受到廣大無邊的願心之外，還可欣賞到古代宮庭的人物裝飾，大小不同的人物景物佈局，濃淡深淺的設色寓意等。

就西方三聖像而言，傳統的阿彌陀佛淨土變，正中一定是西方三聖像，單獨畫三聖像者遺品亦不少。一般而言，傳統的三聖像，基於《觀無量壽佛經》十六觀的文字描述，三聖像總是寶相莊嚴，菩薩像更是寶冠高聳，瓔珞嚴飾，全身披掛彩帶華服，表現出十足的貴族氣息。前述三位畫家也都謹守著這個原則，但膠彩畫大師劉耕谷則不然，他脫離了傳統既定的窠臼，不用高彩度高明度的敷色，不取過多的瓔珞冠飾，所畫西方三聖圖，以淡雅為主，在灰暗深沈的色調中，在簡素暈染的膠彩畫筆調之下，阿彌陀、觀世音、大勢至等三聖像，浮現在飄渺的雲中，如幻似真；但比例合度，威儀具足，莊嚴肅穆，十分使人動容。

就立體的西方三聖像而言，謝毓文所塑作的阿彌陀佛像，秉持二十年來塑佛的老經驗，遵循著《造像度量經》的記載，三十二相、八十種好之外，佛頭與身的比例、手印姿勢，均符合儀軌。

佛像中最具獨到處，乃在於開臉的神韻。由於每位匠師各具不同手藝，雖然同是具三十二相、八十種好，但神韻、姿勢、手印有別。黃映蒲所塑立姿阿彌陀佛，掌握了眉宇間所凝聚的定力，左手持蓮台，右手下垂，以接引眾生，是慈悲的象徵。在承襲傳統與創新風貌之間，佛及菩薩三聖像，個人所拿捏的尺度長短多寡不一，因此，神韻也就各具巧拙、各有認同了。黃氏、謝氏二位匠師塑佛，均有二、三十年的歷史，此次各展示一坐一立的阿彌陀佛像，均功力深厚，觀者正好一齊對應瞻禮之。

至於木刻佛像，匠師葉佳讓所刻西方三聖像，是以半抽象的刀法表現之，正中的阿彌陀佛五官清晰端正，相好光明。而兩旁的大勢至與觀世音，除了顏面有較明顯的刻文外，其他肩部以下的身軀，均以簡潔的線條表示之，略去了衣褶文飾的細部處理，且整個菩薩的身子呈現三折扭之姿，有若唐式菩薩的略形。整體看來，佛及菩薩三聖像，合之有如一朵蓮花，脅侍菩薩有如蓮瓣，清淨雅潔，纖塵不染。接近觀之，三尊像也猶如化佛及化菩薩像，如幻似真，這是較為新潮，且較具禪意的表現方式。

蓮花，一直是淨土變相中的必要植物，唐式的觀經變相（觀無量壽佛經變相）或阿彌陀佛淨土變，必定以大蓮池為主體景物，再在蓮池之上，加上樓閣屋宇、妙華宮殿，殿宇之前，再畫諸佛菩薩、諸善上人、諸天伎樂等。因此，蓮池幾乎是極樂世界的代名詞，《阿彌陀經》曰：

極樂國土，有七寶池、八功德水，充滿其中，池底純以金沙布地，四邊階道，金銀琉璃，玻合成，上有樓閣，亦以金銀、琉璃、玻、磲磔、赤珠、瑪瑙而嚴飾之。池中蓮華，大如車輪，青色青光，黃色黃光，赤色赤光，白色白光，微妙香潔。

八功德水充滿其中的七寶池，因遍植各種顏色的特大號又具有香氣的蓮花，而被稱為蓮池。此次展品中，劉耕谷的膠彩畫「秋池」，便是描繪那自蓮池長出的金色蓮花，金光閃閃，十分耀眼。江逸子的「梵心演暢」，也是以蓮花為主軸的水墨畫。膠彩畫與水墨畫，在線條、設色、暈染等系列的用筆上，有顯著的差異，

觀者正可以比對欣賞之。

較傾向明清以下的文人畫風者，如吳永猛的「翹心淨土」，表現在水墨運筆的功力上。他的另一幅「風水寶地即人間淨土」圖，則似是延續了元代文人山水畫的筆意。而嚴明惠的三件瓷刻，除了圓球形刻「聖比丘像」外，尚有兩件蓮花瓣型，一刻「菩薩像」，一刻「蓮花圖」，無論造型與刻劃筆觸，均極雅致瑩潔。蓮花因具妙香、柔軟，又出污泥而不染，故廣為大眾所喜愛，認為不僅是極樂淨土的專屬，更是吉祥和清淨的象徵，故展品中遍現蓮花。吳仁華的數位藝術「不生不滅」及「一片清涼」，均是以蓮花為主題的作品。

若依《觀無量壽佛經》的描述，觀世音菩薩從頂上的寶冠到全身上下，莫不珍寶嚴飾，華服覆體，以彰顯其光明遍照的菩薩行願，觀世音是阿彌陀佛的脅侍菩薩，職司襄贊佛的教化，因此創作觀音圖像，也是歌頌極樂淨土之意。李毅摩的水墨畫觀音菩薩圖，妙相莊嚴，威儀具足，上有題款曰：

自淨其心，無上清涼；斷除煩惱，具足菩提。

短短十六字，字跡飄逸，率意揮灑，表現了高度的禪機，也蘊含著文人畫的濃厚氣質，是虔誠的宗教情操的表現。

施並錫的「人間淨土」油畫，卻是描繪了高雄橋仔頭糖廠的聖觀音像。他自從榮任高雄縣文化局長以來，便致力於當地宗教文化藝術的推廣，對於一九〇二年鈴木藤三郎所製作的黑銅聖觀音像，十分感動，因此便以抽象的筆觸，畫聖觀音站立在蓮花座上。畫家在一片蒼翠綠意盎然的畫面背景上，將黑銅聖觀音像轉換成為皎潔白光，意為驅逐世間種種黑暗，便是淨土。畫家作畫，盡意不盡形，因此簡樸無華，便是作者心中最聖潔的淨土。

以觀音為表現主題者，除了平面的繪畫之外，另有兩件立體的石彫，王秀杞與詹文魁兩位藝專雕塑科的傑出校友，同樣的喜好雕刻觀音。王秀杞所刻「蓮花觀音」，尖尖的頭冠，秀麗的五官，纖細修長的身軀，頭巾覆頂，長袍掩足，下踩蓮花，簡單的線條構成一尊彷彿蠟燭火炬般的觀音。詹文魁所刻「應化觀音」，高一五〇公分，延續了自四川峨嵋十方普賢的造型創意，觀音寶像四方四面，四面四個不同像，有男有女，有老有少，充分展現了觀音應化度眾的願力。

化身童子的題材，早期出現在唐代敦煌阿彌陀淨土變或觀經變壁畫中，宋代的大足寶頂山石窟觀經變相，卻將化身童子由平面變成了立體造型。此次展品中，葉佳讓與王秀杞各提供了一件化生童子，天真無邪的童稚之軀，在蓮花花瓣的襯托下，更形晶瑩潔淨。

書法寫經本是積聚功德的方式之一，必有十分的虔敬和願心，加上堅持到底、中途不退的毅力，最後才能成功。展品中邱忠均的香光莊嚴、印光祖師法語上下冊等，都是邱氏以刀筆一筆一筆的刻劃在木板上，其間配刻以佛菩薩像，以及諸多勸勵修行的經文法語等。木板刻成後，再蘸上墨汁染料，印製在宣紙上，呈現出字之美與線刻佛像的特殊韻味。而邱居士那種對念佛法門的專注與精進不懈的

實踐功夫，也躍然紙上。

李蕭錕書寫的《佛說大乘無量壽莊嚴清靜平等覺經》，是他旅澳洲時的精心傑作，全部經文共計兩萬餘字，李蕭氏以魏碑的筆法，每字三公分長寬，每字一橫一豎，方塊冷硬，一絲不苟，裝裱成三大冊，經過曉雲法師的讚嘆認可，目前收在華梵博物館內，永久珍藏。展讀經文，欣賞魏碑書體，咀嚼無量壽經的一句一偈，心靈的淨化，更進一步。

展品中，魏碑的書體之外，尚有更古老的字體，如林隆達寫的讚佛偈：

阿彌陀佛身金色 相好光明無等倫
白毫宛轉五須彌 紺目澄清四大海
光中化佛無數億 化菩薩眾亦無邊
四十八願度眾生 九品咸令登彼岸

五十六個小篆字體，狀如蝌蚪，彎曲轉折合度，工整有力，是數十年功夫的展現。林氏書法師承故成大教授鹿港名儒施人豪居士，無論篆隸行草，均可嗅出乃師高風亮節的遺韻。展品中釋法林的阿彌陀佛極樂世界暨八大菩薩圖，便有林氏所題寫的楷書《阿彌陀經》全文，精工整秩，一筆不苟。

杜忠誥的書法，瀟灑飄逸，多年以來，持續為道場行者寫經、義賣，累積功德無數，此次提供《維摩詰經句》：

心淨即國土淨

雖僅僅六個行草大字，卻是構思半月，精心布局，故能龍飛鳳舞，下筆不凡。傳統的佛教繪畫，以水墨畫為主，但進入二十一世紀的寶島，畫風多元，以油畫方式來創作佛教圖像或經變類的藝術品，風氣漸開，油畫展品除施並錫外，徐畢華的琉璃世界，是以藍色系的顏料，大筆揮灑，畫面一片愜暢淋漓，將歷年來讀經聽經時，內心所感受到的寧靜與安詳，化成了畫中的琉璃世界，也就是淨土世界了。至於石博進所提供的「矛盾依存之關係」與「天心月圓」二圖，雖是水墨畫，但就構圖、用筆、敷色而言，兩幅都充滿了現代的繪畫語彙，是亦為石氏的人間淨土。連寶猜的「大愛」是陶塑藝品，描述出家修行人，手持陶鉢，正實踐大無畏布施的精神。手法寫實，影射慈濟功德會的創始人證嚴上人，是另一種形式的人間淨土。

淨土思想與淨土藝術的創作，最早可追溯至二世紀的中亞陀羅一帶，隨著佛教的傳播而流入中土，千餘年來在中土的沃野中，繁榮滋長，十七世紀渡台後，展開了另一島嶼式的淨土教與淨土藝術傳承史。進入二十一世紀後，隨著經濟的蓬勃發展，宗教信仰的自由開放，啟發了嶄新而前衛的創作理念，「二〇〇四淨土藝術創作展」，其內容雖不足以涵蓋所有的當代淨土議題，但對於二十三件提供四〇件精心創作的藝品而言，已十足說明這是一個傳統與當代齊飛，寫實與抽象共

舞的時代。淨土藝術是諸多佛教藝術議題之一，是台灣多元的宗教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環。傳統的往生極樂的淨土信仰，也逐漸走入肯定當下即是淨土的「人間淨土」思想了。v

